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彭公案 第一五四回 孔壽趙勇雙中計 欽差恩收二英雄

話說眾僧人見前面那鬼把帽子一摘，衣服一脫，伸手拉出桿棒，正是碧服金蟬石鑄。石鑄因紀逢春由茅房逃去，他等了半天還不見出來，就回到前面。蘇永祿問紀逢春哪裡去了？石鑄說：「他由茅房逃去了。大人把他交给了我，他竟私自出了公館。」又說：「我去找他回來，不然他在外頭鬧出事情，大人必要說我。」他把公館托付眾人照應，自己帶上桿棒，出了公館，各處去尋找紀逢春，直找到日落時，還無蹤跡。又到了一個鎮店，離北門有五十里，地名叫北鄉鎮，是南北大街，路東有個飯店，石鑄進去找了個清靜地方，要了幾樣菜，一壺酒，自斟自飲。吃完飯，給了飯錢，天已黑了。

石鑄出了這鎮店，一直往南，信步往前行走。天有起更，眼前一帶樹林，只見由林中出來一個大鬼，嗷的一聲，把他的去路擋住。石鑄嚇了一跳！一聲喊嚷：「好賊崽子，你把石大爺當做何人？你當我不認識你。」抖桿棒過去，把他捺了個筋斗，就聽那鬼哎呀一聲，說：「爺爺饒命，小子我瞎了眼。」

跪在地下哀求饒命。石鑄說：「我不殺你，你姓甚名誰，在此做鬼害了多少人？說出實話，饒你不死。」那人說：「小人姓賴名磨，外號叫狗尿苔。今年二十四歲，家有七旬老母，我肩不能挑，手不能做，一無所指，故此想出這個主意。今天頭一天就遇見你老人家，你要去我的命，我母親就會餓死。今天饒了我，你積德了，我也再不做這個了。只要你把我放了，我背著母親沿門乞討，要一碗吃一碗，把我母親養著。爺爺把我殺了，我母親就要上吊。」石鑄說：「你既是孝子，我也不殺你，你把這衣裳脫下來給我，我给你十兩銀子去做小買賣。」賴磨說：「好！你積德了，救了我母子的性命。」石鑄掏出十幾兩銀子來給了他，賴磨磕了頭走了。

石鑄把衣裳捲起，在他後面跟隨有二里之遙，見一帶村莊，三間土房，外有籬笆院。那賴磨在門前連連叫門，裡面有女的聲音，罵著出來說：「賊兔子，你別嚷了，等著老娘給你開門。」石鑄在外面見她提著燈籠往前走，借燈光一看，是個二十多歲的婦人，一臉的粉，濃妝豔抹。又聽賴磨說：「別開玩笑，咱該走運氣，今天遇見一個冤大腦袋，給我一個筋斗，十幾兩銀子，終日間你叫我打錫子，今天可巧了。」石鑄在暗中一聽，心想：「好小子，我花十兩銀子，賣了個冤腦袋，我跟他進去，聽聽他兩個到屋中說些什麼話。」石鑄繞到後面，躡上房去，一飄身跳進院中，來到窗櫺以外，把窗紙舔破，一瞧裡面是順簷的炕，賴磨把銀子掏出，放在炕上，說：「明日我花二三兩銀子給你打副錫子，再打點酒來一喝，我倒養著個孝順兒子。」石鑄一聽：「好呀！我給了他銀子，他還罵我！我到屋中細細問他兩個。」石鑄推門到了屋中，賴磨正說的高興，見石鑄進來，嚇得顏色更變，跪在地下說：「大太爺別生氣，小孫子我是熱病，好說胡話呢？」石鑄說：「你兩個人是怎麼一段事情，說實話饒你不死；不說實話，我立刻結果你二人性命。」賴磨說：「此人跟我本不是夫妻，他是拜兄刁虎之妻。我

先跟刁虎打槓子，因他好吃酒賭錢，我跟他媳婦商議，把他勒死了。大太爺別生氣，你願意要，我讓與你。」石鑄一聽是姦夫淫婦，一伸手把刀拉出來說：「我本想饒你的性命，但你兩個是姦夫淫婦，就是送到當官，也要抵償性命。」說罷，舉刀就把賴磨殺死。那婦女跪倒哀告！石鑄一踢，手起刀落，將那婦女殺死，轉身放起火來。

他往前又走，只見前面有一座廟，燈光隱隱未熄。石鑄來至近前，擰身跳上牆去，在各處竊聽。這時法緣同玉面如來法空正喝酒談心，商議拿住公館辦差官之事，怎麼辦法？石鑄一聽，便在各處尋找，來至後面，見南房有燈光隱隱，房門鎖著，聽裡面紀逢春說：「小蠟子，我心裡覺著怪害怕的！」石鑄說：「好小子，今天偷著跑了，叫我找了一天，今天嚇唬嚇唬你！」

便把賴磨那鬼衣服穿上，抓一把沙土往窗戶上一甩，把鎖擰開進去，把紀逢春當下嚇死。他把武杰、李環、李佩連那婦人都放開了；因知李環、李佩年長老成，叫他們把這婦人背送到駱文蓮家中，到公館調兵前來拿賊。武杰盜回了兵刃，交給李環、李佩，兩人帶著周氏先走了。

石鑄又進去把傻小子拉出來，正遇著幾個小和尚，拿著繩槓前來。石鑄把紀逢春放下，把小和尚趕走。法空、法緣、飛雲三人各執兵刃，帶領眾僧來到了後面。石鑄脫去鬼衣，一聲喊嚷！放出桿棒說：「你這群賊和尚，石大太爺今天來拿你。」

武杰由房上跳下來，把紀逢春的錘也遞給了他。石鑄一抖桿棒，就把法空捺個筋斗。紀逢春過去把他捆上，拿著鎗說：「小和尚，你們誰敢過來，我一鎗就打死你。」法緣擺著那月牙鎗，照石鑄喉咽就是一下。石鑄往旁邊一閃，抖桿棒又把法緣捺倒。

法緣一滾身爬起來，瞧著石鑄發愣，不認得他使的叫什麼兵刃，問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使的是什麼兵刃？」石鑄道：「僧人，你

要問我的姓名，大號石鑄，綽號人稱碧眼金蟬。我使的這兵刃叫摔蛋棒。」過去又把法緣一連捺了十幾個筋斗，只摔得法緣暈天轉地，力盡筋舒，被紀逢春將他捆上。外面李環、李佩已帶著官兵進廟，把小和尚俱皆捆好。飛雲瞧事不好，師兄師弟俱皆被擒，便飛身躡上房去，奔出店外逃走。石鑄說：「李環、李佩，你們帶著官兵，將法空、法緣並廟中眾僧，解回靈寶縣。

我同武老爺、紀老爺去追趕飛雲。」

說罷，三人擺兵刃躡上房去，跟隨在後，出了福承寺，往西追趕。飛雲日行千里腳程，正望西趕不遠，只見由樹林中出來無數的燈球火把、亮子油鬆。石鑄越走越近，一瞧有二百人，打著燈籠，上寫著「團練鄉勇，守望相助」。為首是兩個騎馬的：頭前這人，有二十一二歲，面皮微黃，粗眉大眼，準頭豐隆，四方海口，絹帕包頭，身穿藍綢褲褂，足登白底快靴，手中擎著一條花槍，在馬上威風凜凜；後面這人，有十八九歲，手拿一口寶劍。這兩個帶著有二百多人，把石鑄三人圍住。

原來飛雲時常到這裡來，這村莊有兩家大財主，是福承寺的會首，那黃臉膛姓孔名壽，綽號人稱金錘將；白臉膛姓趙名勇，綽號人稱銀錘將，他們與飛雲素有來往。孔壽的父親是個文狀元，做過一任知府，已然故去；趙勇的父親是個武狀元，做過參將，也故去了。這二人自幼是師兄弟，又是結義兄弟。

孝義莊有二百團練鄉勇，為的是防守盜賊，奉本地知縣堂諭，歸他二人管理。今天孔壽、趙勇正在閒談，飛雲逃在這裡，到了會所，他說廟中開了明火，叫幾個賊人追了下來。孔壽、趙勇這才點起莊兵出來，把石鑄等圍住，惹出來一場大禍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